

嗚——呼——」地打了個呵欠。

我如釋重負地回頭看程媽媽，只見一隻銀牙正在遠遠的陽光下閃閃生輝。

看我都在講什麼？我不是正說著美勞室的嗎？怎麼竟扯到阿葉身上了？都怪今天出門出得急，人是出了門，魂魄卻才拐回家，站在門前掏鑰匙。週六長週要上學，我就常犯這毛病。你說九宮格簿子可以用來寫英文嗎？寫當然能寫，但寫出來好不好看就是另外一回事，你硬來，字寫壞了，能怪簿嗎？我生來就是下午校的命，硬要逼我上早課，可以不打瞌睡嗎？

阿爺最明白這道理，所以星期天他一大早就把電視機扭開，我睡的上格床正對著電視，聽到卡通的開播曲就回魂，看到畫面就歸魄，魂魄都歸位了，阿爺就「啪」一聲把電視機關上，扭開收音機聽大戲。我待要爬下床去開電視，阿爺就走過來說：「細路仔，成日睇電視，去買書睇，順便幫阿爺買份《天天》¹。」說著就塞了幾角子零錢給我，說是給我買《成語動畫廊》²。安置區沒有書報攤，買報紙得到安置區旁的樂華邨商場，阿爺不願自己去，便差我去。

十多年前的星期天，彷彿都是晴天。

多虧阿爺和他那點零錢，我就這樣擁有了幾本《成語動畫廊》，更多的《牛仔》³和《老夫子》，還有太陽下曬得褪色的跳飛機，鏽跡斑駁的鞦韆架，屋邨噴水池的光，穿梭在沿道夾竹桃樹梢間的微風，還有行人隧道口裡，茶果阿婆的陰影。

然而印象中的星期六早上，天彷彿總是灰的。因為每逢長週，我就得早早起床，到廚房拉亮一盞小橘燈，蹲在溝渠邊刷牙。

穢水倒映著街上灰藍色的天，逐點逐點隨我「咯」出來的泡沫化為魚肚白。這水裡的時間總讓我看得出神，待回得神來，卻已比該出門的時間晚了半刻。我往往連個電

1 《天天》：即《天天日報》，香港首份彩色印刷的報紙，創刊於一九六〇年，已於二〇〇〇年停刊。

2 《成語動畫廊》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香港本地製作的教育動畫，亦有出版漫畫版。此處指的是漫畫版。

3 《牛仔》：香港漫畫家王司馬於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創作的漫畫，內容以牛仔與父親之間的感情貫穿，刻畫了當時香港小康家庭的面貌。

視都來不及看就得出門，到了學校，莫說是《歡樂今宵》(ENT)，⁴就是連教育電視(ETV)也沒有，魂魄無從歸位，就蕩到學校旁邊公園的鞦韆上，剩下虛空的肉身回到學校，老師罵我也沒反應。

然而，誰又會注意到，無風的公園裡，有一隻無人的鞦韆正在輕晃？

我在鞦韆上晃著，直到街燈都亮起，才提起鞋子離去。

冬季的傍晚，高樓的輪廓消失得早，家家戶戶亮起了燈，夜空裡整齊地掛著一小個一小個孤離的世界。它們的燈光，隨著同一個電視頻道的影像而更易，在頃刻間同時改變；它們的窗戶，也同時在頃刻間傳出了新聞的開播曲。熱鬧又安靜，像一場啞巴的盛宴。

我在夜空下赤足行走，沿著龍翔道，沿著聲音，沿著暖暖的燈光，走到鑽石山的地鐵站口。

很多人從站口裡湧了出來，但沒有任何人注意到我。我在他們之中認出了林鋼，他還站在木頭手推車的小橘燈前，就像我從前遇見他的時候一樣。

林鋼每晚都幫他爸賣魚蛋，兩人一輛木頭車，直推到鑽石山地鐵站口，甜醬、辣醬、芥辣醬，五顏六色直沾到深夜。有一回我在站口等巴士，正好認出了他。我見他爸

走開了，就問媽要了一元跑過去。那時他剛插班，認出我是同班的，尷尬得不敢直視我。我說唔該一串牛柏葉，他就放了一串牛柏葉進鍋，然後急急轉身替氣罐打氣，打了幾下再轉過來把牛柏葉撈起，順手放在盛了咖喱汁的小碟上，伸出手來對我說：「兩蚊。」我把手裡的一元往他的錢兜裡一投，然後拿起牛柏葉就走。林鋼往錢兜裡看了看，弄不清我投進去的是一元還是兩元，只見英女皇在硬幣上鬼崇地笑著；他揉了揉眼睛，又看看錢兜裡其他硬幣上的獅子頭，獅子頭裂嘴笑得更厲害。林鋼覺得不妥，抬頭找我，我已坐在巴士上層，順手把吃完的竹籤扔到車站棚頂去。

這竹籤，後來在棚上發了芽，再後來更變成了一株樹，但這都是以後的事了。

林鋼腦袋不靈光，記東西亂七八糟，丟七漏八是家常事，自然經常被罰到美勞室；至於我，套一句爸的話「三教九流一腦子，騰不出空記正事」，所以我怎麼就是忘

4 《歡樂今宵》: Enjoy Yourself Tonight, 簡稱 ETV, 是至今香港電視史上最長壽的綜藝節目。許多當時的重要香港藝人都有參與其中, 是一九六〇至九〇年代香港人的重要集體回憶。

記帶作業，要麼就是帶錯書。然而我相信這是小孩的天性，電視上的大雄和小忌廉⁵如是，英文教科書《Active English Today》裡梳仔辮的 Susan 和長雀斑的 Sam 亦如是。

犯錯或許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知道怎應付老師，可惜這種事我和林鋼都欠缺天賦。「下次唔敢」之類的謊話，我實在講不出口，待要說什麼，卻又想不出半個字。老師質問我半天，我只懂發呆，老師沒好氣，就把我發配到美勞室，免得耽誤了課時；至於林鋼，他比我更糟，他的廣東話才講了一年，一吐字就是一個閩南音，簡單道個歉也講成「螺絲隊唔住……」話還沒講完已引來哄堂大笑，結果只能漲紅著臉站在那，再也講不下去。後來每被老師質問，林鋼就索性把嘴死死閉上。不道歉的學生總不能就此放過，於是林鋼也被發配到美勞室去了。

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？當你做一件事，見到一個人，或是去到一個地方，你忽然覺得眼前的一切，都彷彿在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發生過。教我們背「我們在天上的父」的傳校牧說，從前有個教書的蟹家人，有一天把船開到湖邊，就聚來了一群聽課的人。這些人聽著聽著餓了，那人就找來五塊老婆餅和兩條鹹魚，分給聽課的人吃⁶。

據講，這就是歷史上小息的起源。

如果有人真有前一世，我想我和林鋼肯定也在那聽課的人叢中，而且一定是站在最外緣一排，久久分不到餅的那種，否則我們站在操場上看人家吃東西時的那股唏噓，怎會感覺如此天長地久？

林鋼見了人家吃東西，就會咕嚕咕嚕咽口水，有天實在咽得我心煩，就發晦氣說，這學校難道就沒個小息時禁止吃喝的地方？

說也奇怪，那天之後，我們就開始經常進出美勞室了。

我得一直到五年級，才明白名字的意思原來可以跟本人毫無關係。至於為什麼別人一聽我和林鋼的名字，就能摸清我們不在香港出生的底細⁷，這我得在六年級以後才

⁵ 小忌廉：即日本動漫《魔法の天使クリイミーマミ》的主角，此動漫在於一九八〇年代在香港譯作《我係小忌廉》。

⁶ 此處的描述，乃是黎軍將《聖經》的「五餅二魚」的故事，作了本土化的扭曲理解和詮釋。

⁷ 一九八〇年代，港人的姓名大多為三個字，而黎軍和林鋼的姓名只有兩個字，所以令人能夠猜到他們不在香港出生。

弄懂。無論如何，在那以前，我一直以為體育老師楊主任之所以長著一張羊面，完全是因為她姓「羊」（後來我才知道她姓「楊」，不姓「羊」）。除此之外，我每天邊吃飯邊看粵語殘片時，只要一播嬰兒掉包的故事，我也會想起美勞室的高主任——他永遠得站到椅子上，才能伸手夠得著最高一排走廊的百葉窗，這樣的一副身材，怎麼可能姓「高」？他小時候肯定是個棄嬰或孤兒……想起高主任多少有點不幸的童年，我就是——口梅菜肉餅混一口白飯，扒進嘴裡久久直含到發酸，也不能下咽。

我雖同情高主任，可他對我們卻半點也不留手。他那兩厘米厚的塑膠合成尺子，總會火辣辣地把我們都打得單腳跳起來。

我喜歡看林鋼捱打的樣子，每打一板他的眼珠就凸一下，打完了他就把嘴巴翹得老高，一邊吹著發紅的手一邊單腳跳回座位。

我問其他人覺不覺得林鋼捱打的樣子難看，他們說，你捱打的樣子不也是一樣難看。這個答案我不喜歡，就掏了幾個從班主任桌上偷來的萬字夾，扭了幾隻青蛙給他們，重新問他們一遍。於是他們就說，林鋼捱打的樣子難看得簡直「驚天地泣鬼神」，而我捱打的樣子則有「慷慨就義的英雄氣概」，這話我只聽明白了一半，但「英雄」兩

個字我好歹是明白的，我聽高興了，就再賞了他們幾條橡筋繩。

當然不能比林鋼難看。

那小子除了廣東話講得難聽，人也笨笨的。

有一天林鋼在美勞室鬼崇地拿了一張薄薄的藍紙給我看，說是從他爸的抽屜裡偷的。我說這東西有個屁用，他就取過兩張紙，把藍紙夾在中間，將兩張紙對齊了，在上面那張抄起校規來，抄完一行，林鋼就把下面的一張褪出來對我說，這不是清清楚楚地印了一遍？有了這東西，一百遍的校規，寫五十次就可了事，你要的話我也給你弄一張。

我聽完心裡暗笑，但嘴上仍對林鋼說不用客氣了，這麼好的東西你還是好生留著自己用。

林鋼覺得掃興，就自個低頭繼續抄校規。

幾天以後，高主任把林鋼逮了，不但額外賞了他幾板，還把罰抄的數目翻了一倍，林鋼用剛學會的除法把罰抄的數量和自己的抄寫速度除了一遍，算出自己聖誕假期前，每天都得來美勞室抄罰抄，就頹然倒在位子裡，像個剛借完大耳窿，結果仍是一把輪清光的賭徒。我見了就過去拍拍他的肩膀說，你的除法算錯了，這兩個數除不盡，還

有餘數。

林鋼的餽主意，其實早就有人想到。威強就是用這種紙來抄罰抄的，不過他抄完會在每一張副本上挑幾行用不同顏色的原子筆複寫一遍，這樣雖然多了一重功夫，卻能令每一張罰抄都顯出不同的神采，很難讓人一眼就認出是複寫出來的。

至於其他人，每人都有各自的欺瞞伎倆。家裡開錶行的嘉豐，他的校規是五毫子一張五毫子一張地找人代抄的；賣給他的人是義興和子誠，他們兩個人合夥抄，彷彿有點自虐似的，有事沒事也在抄，反正兩人誰要是被罰了誰就拿去用，用不完就拿去賣；至於我的罰抄，則是以一排用橡皮圈套好的原子筆寫出來的。起初我只拿得起三支一排的筆，後來熟練了，就用五支套成一排。紙和筆也得講究，否則會穿幫。紙不能用學校的練習簿，得用文具店買的單行信紙，而筆就得用筆管幼細，筆身輕巧的 Pilot 牌原子筆，這樣套成一排就正好是信紙的行距。寫完也不能就此了事，得像威強那樣在句子上補幾筆，令每行罰抄看起來的感覺都不一樣，偶爾我還將罰抄稍為弄髒，黏一粒米飯，灑幾滴醬油，將罰抄打扮成一副邊吃飯邊趕出來，有血有汗的樣子。

平日大家都把林鋼離得遠遠的，所以林鋼都不知道這些。我也不喜歡林鋼不停地跟我講閩南話，所以平時也不怎樣理他，就是和他說話，也用廣東話，免得別人將我也視為異類。

不過，不會摺紙的人，又怎會想到，一張平凡的紙，竟可以摺成紙鶴、紙船、紙花，又或者摺成「東南西北」呢？林鋼其實也有他的好玩處，但你須先知道林鋼的正確用法。

你有見過不知道什麼叫擘擘糖和爆炸糖的小學生嗎？如果有，我會懷疑你是不是也認識林鋼。

那是林鋼轉校來了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事，有一天，他忽然來到小賣部買了兩包爆炸糖。這事本來不怪，怪的卻是他把糖打開了才嚐了一口，就拿著糖走回去嚷著要退。我聽著好奇就湊了過去，只聽他說那糖是假的，要麼重換一包，要麼退錢。我問他這糖怎假了，他說那叫什麼糖，咬下去會爆炸的分明是滲了火藥。我不禁「潑」一聲爆笑起來，噴了林鋼一面口水。林鋼也不焦急擦面，倒是淡定地問我笑什麼。我說你知道火藥比糖貴多少錢嗎？林鋼認真地沉思了一分鐘，才答道，不知道，貴多少？這一問，我倒語塞了，只好支吾以對說，這不是大陸，哪有人公開地談火藥的價錢，要打

劫銀行麼？」

林鋼見我答不上，就接回原來的話題說，那這東西怎麼吃進口裡會嘩哩啪啦燒炮仗似的？

——你知道這叫什麼嗎？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問。

——不知道。

——不知道你又買來吃？

——我見你們都在吃嘛。

我給他氣傻了，就跟他解釋說那東西叫爆炸糖，入了口就是會噼哩啪啦響個不停。

——真古怪。

——古怪的糖多的是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包裝漂亮的、送玩具的，什麼都有。

——那最好的是哪種？

——這很難說，各人口味不同，但如果比較有趣的，就數可以把糖一顆一顆按出來的皮禮士糖、爆炸糖和嗶嗶糖。

——皮禮士糖我知道，但什麼是嗶嗶糖？

——就是一種放在口裡可以當哨子吹的糖。

——在哪裡？指給我看。

——學校沒有，因為校長怕大家吃了都嗶嗶嗶嗶吹個不停，太吵了，所以不讓賣。

——那糖是什麼樣子的？

——圓形厚身，中間有個洞，很像古代的銅錢。

過了兩天，林鋼神秘兮兮地招我到操場的角落對我說找到了嗶嗶糖。我說那可不得了，得給我一顆。他緊張地看了一下周圍，就從褲袋裡掏出兩顆糖來。我看了，頓時忍不住罵他說，白癡！這叫什麼嗶嗶糖？

——這不是圓形厚身，中間有個洞，很像古代的銅錢嗎？

——你仔細看，古代的銅錢上會有英文的嗎？

8 一九八〇年代，香港發生多宗由內地罪犯干犯的嚴重械劫案，以致港人輕易就將內地人與犯罪者聯想在一起。後來電影《省港旗兵》的迴響，亦令這類跨境犯案的內地形象更深入民心。「大圈仔」一詞，更因而成為對內地人的貶稱。

——那這是什麼？

——P.O.L.O. 舖撈，舖（保）撈（路）撲（薄）呵（荷）湯（糖），My friend。

——那嗶嗶糖上面寫的是什麼？

——你真傻得徹底，你有見過電視上的毒販在裝毒品的袋子上寫上「白粉」兩個字嗎？

——什麼意思？

——不是說嗶嗶糖是禁糖嗎？學校不准賣，所以造嗶嗶糖的人想出一個辦法，就是把糖造得像普通的糖，只留個銅錢的形狀，內行的人才認得。

——這不就像電視上的黑社會交易？黎軍你認得嗶嗶糖嗎？

我揚了揚下巴應道，當然，有時我幫安置區士多的程媽媽砌話梅，待一顆顆話梅都整齊地裝進玻璃罐，她就會賞我嗶嗶糖。

林鋼張大了嘴巴，雙眼滿溢欽羨地說，真厲害，下次你一定要讓我開開眼界。

我說，這當然，來，先讓你嚐這個。說著我就順手從口袋裡掏了顆 Super Lemon 給林鋼，那原是嘉豐用來作弄我的，他以為我不認得這糖，想讓我吃了看我的狼狽相，可

我一眼就認了出來，說了聲「多謝」就把糖放進口袋。這下正好可以用來作弄林鋼。

——什麼東西？林鋼拿起糖問我。

——好糖，說完我就露出一副「你鄉下仔唔識貨」的不屑表情。

林鋼見我說得詭秘，猶豫了一下，但因為看到我眉宇間彷彿隱隱地在嘲笑他，為了顧全面子，林鋼就不再多問，毫不提防地把糖拆開扔進嘴裡。

你有見過老頭們脫了假牙吮話梅的樣子嗎？林鋼當時完全就是那樣子，整張臉都皺起來，嘴唇節瓜似地翹了起來。他掙扎了一會，「呸」一聲把糖吐在地上問，這是什麼？酸死了！

我重複了「好糖」兩個字一次，還在後面補了句「十蚊一粒」。林鋼聽到嚇了一跳，立即把糖撿起來吹了吹一把扔回嘴裡說，這麼難吃的糖，要賣十蚊一粒，你沒騙我吧？

我說，果欄的榴槤臭不臭？還不是賣幾十蚊一粒？搶著要買的人可多著呢！給你好東西還嫌三嫌四，我這叫犯賤。

林鋼想了想，覺得有理，就說，是我不對，下次請你吃大白兔糖。

——我才不要大陸糖。說完，我漫不經心地從校服襯衫上揀了一小球毛衣的絨毛，

舉到嘴邊朝遠處吹了過去。

林鋼心地並不壞，只是他想事情經常有別於他人，令我哭笑不得，納悶得很。

一次我一連五天都被發配到美勞室，正坐在一旁看著被寫得花綠綠的手冊發愁。林鋼見了我，以為我在擔心搵板子，就靠了過來對我說，搵打的時候，只要想一些快樂的事情，例如某個星期天跟父親到遊樂場玩機動遊戲，那疼痛的感覺就會減半。林鋼才說完，高主任就叫他的名字，拍！拍！拍！十記板子利落地打在林鋼的掌上，直把他打得痛苦地將手夾在胯下，小丑似的單腳跳回座位。我跟他說：「你玩嘅機動遊戲，未免太刺激喇嘛？」

一個學年被打著打著就打了過去，我和林鋼的手冊都填滿了老師們猙獰的狂草，手冊的透明膠套，也因為長年在美勞室的老木桌上放來放去，而印下了繁星一般的油粉彩漬，刮也刮不去。

暑假的一個週末，林鋼請我到他家去玩，因為是同鄉，爸接了林鋼爸的電話「呵（好）呵（好）尿（是）尿（是）」地應了幾句，就破例讓我去了。

林鋼家在鑽石山下元嶺⁹，就在地鐵站旁邊的一條巷子裡。那天他爸特意跑到隔壁去看馬，把電視讓給林鋼插上他最寶貝的山寨版任天堂紅白機——「小天才」電視遊戲機來招呼我。林鋼看來平日訓練有素，打起《魂斗羅》竟比我厲害，我死光了他卻還完好無缺地打到最後一關，我看得眼都傻了，就在旁替他吶喊助威叫道「燒佢數簿！」怎料，區內竟真有人大叫起「火燭呀！」來，我心想：「唔係咁邪嘛？」林鋼他爸卻已跑了回來對我們說有一戶人家失火，轉瞬牽連了旁邊好幾戶人家，說完就讓我和林鋼在旁邊幫忙，忙亂地收拾起細軟。我們兩個小孩一個大人穿著短褲、拖鞋、破背心在那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間裡搶救東西，待我們把東西都搬到龍翔道旁坐下來定神一看，我才發現，所謂的「細軟」，其實也不過是一罐石油氣、一卷鋪蓋、一袋雜物和兩袋紅白藍的

9 鑽石山下元嶺：九龍的鑽石山原本有三條村落，分別為上元嶺、下元嶺、大磡村。一九五〇年代開始，大量內地移民來到香港，其中有不少落戶於鑽石山的寮屋區。由於大部分寮屋為非法搭建，引申出許多衛生和治安問題。一九八〇年代，政府開始逐步清拆鑽石山寮屋，於二〇〇一年終於完成清拆。

衣物而已。

我忽然想起，一次機動遊戲能抵上幾十板尺子的事，或許是真的……

林鋼家最終沒被殃及，可他的一套校服卻因晾在失火人家附近的鐵絲網而報銷了。新學期開始的好長一段時間，林鋼一直都穿著同一套體育服，不能洗也沒得換，一雙白飯魚套在兩條鳳爪腿下，磨得又破又黑。

升了班，我就疏遠了林鋼。

有時遠遠地在走廊見著他，我就躲回教室去；他來教室「黎軍！黎軍！」地叫我，我就裝著全神貫注在拍貼紙，也不搭理他。林鋼來了幾遍，有些好事的同學一見到他，就跑去把教室的門轟一聲關上，林鋼沒法，走到旁邊的百葉窗再叫，那些人卻搶先一步，跑去把窗啪一聲拍上，林鋼再走過一個窗，他們再拍，林鋼順著走廊走過去，整排向走廊的窗子就順序噼噼啪啪地拍上。林鋼趕緊衝到最後一排窗，將右手往窗縫一伸，好叫他們不能把窗子拍上。那些人拍不上窗，就抓住林鋼的手用一支畫筆在上面呵癢。林鋼癢得呵呵笑，就亂舞手臂去抓窗後的人和他們逗笑，那些人見逗著林鋼好玩，就

找來了幾支 sign pen，你一筆我一劃地畫林鋼，有一個找不到 sign pen 的，卻把我的 Pilot 原子筆抄了過去要畫林鋼，林鋼的手正舞著，結果一拖竟是條火辣辣的筆痕。林鋼吃了痛，就生氣地捉了一個人的手臂連皮帶肉抓下三道指痕。其他人見林鋼來真的，每人騰出一隻手就把林鋼的手捉住，噼哩啪啦燒鞭炮般往林鋼手上打，林鋼手臂給打得緋紅，拚命地掙扎。他們見林鋼要把手縮回去，就互相使個眼色一起放手，我聽見走廊傳來轟的一聲，很像個西瓜撞向了走廊的石欄，一個裂開了一條縫隙的西瓜忽然在我的腦海裡閃過，我彷彿還看見它滲出了一行紅紅的汁液。

我的心頓時涼了一截，忙把頭轉過去看，可窗子已被利落地拍上。

我正忖度要不要出去看看，回過頭來，卻發現我原放在桌上的柯柏文貼紙不見了。圍著桌子的嘉豐、義興和子誠三人都雙手交胸，分別把臉別向三個方向吹口哨。

我是愈急的時候愈鎮定的，也不跟他們強幹，順手抓起桌上的貼紙就撒了一地，他們慌忙撲到地上去撿，我就趁亂摸他們的口袋。圍觀的人又混水摸魚撲到地上搶貼紙，結果眾人扭打成一團。

柯柏文最後是找不回了，但他們也吃了不少虧，所以我的心還是涼的，這涼意教

我想起剛才腦海裡的西瓜，但林鋼原來蕩漾在磨砂百葉窗上的影子已不知去向。

林鋼每天還是穿著那套泥黃色的運動服，面上卻多了一條清晰的瘀痕。林鋼他爸跟嘉豐的父母不同，是不會因為孩子在學校給蚊子叮了而跑來投訴的。林鋼他爸是鄉下人，吃了小虧，也只是默默地承受，跟林鋼一樣。

林鋼經常在小息時一個人站在操場的泥黃色牆角邊，日頭猛的時候，大家都退到教學樓的陰影裡，只他一個人耕田似地站在日光底下。他骯髒的運動服和白飯魚都給陽光照得反起光來，感覺就似快要被曬溶變成牆上的漆。這孤獨的形象教我很有一種想過去和他說話的衝動，可操場上的日光與陰影是如此分明，我走出去，彷彿就會給旁人的目光溶化。

我覺得我或許可以找個藉口，把林鋼從他的日光裡呼喚過來，於是我就想起了對他承諾過的嗶嗶糖。

程媽媽說嗶嗶糖是有的，不過得用錢買。

我說我沒錢，砌話梅行不行。她指了指櫃檯上一玻璃罌的話梅說，上次砌的都沒賣出幾粒，這年頭人們都吃薯片喝可樂，誰還知道吃話梅。我順口應了句說，傻瓜超人就喜歡吃話梅喜歡得不得了。

程媽媽說：「傻什麼？」我說沒什麼，我在說肥文。

程媽媽說你別小看那壽頭，他傻得不「勻勻」呢，上星期他把13、14兩條巷子放在屋外的奶樽偷偷拿了來按，按了七蚊雞呢。

——那豈不是偷？

程媽媽說，小朋友，你一定不知道什麼叫「慢藏誨盜」吧？

走過忠平叔的家門，我看到忠平叔家門外的洗衣機旁，立了兩個孤伶伶的空奶樽，裡面流著幾行乾硬的奶漬。它們的落泊相讓我想起操場上的林鋼，於是我下不經意地嘆了句「睇吓你個款」，然後順口唱道「何必呢——何必呢——」¹⁰。

豈料，我竟聽到有聲音說：「我想啲？唱唱囉！」

不騙你說，那年月，我是經常能聽到東西和我說話的，而頭一回和我說話的，就是這一對奶樽。

——你跟我說話？

它們說，不是你還有誰。

我澄清說，剛才我在唱自己的朋友，不是有意諷刺它們，不過我還是補了句，你們怎麼看起來這麼「獼猴」？它們就齊聲道「有頭髮，邊個想做癩痢」。然後其中一個接著說，別的奶樽都讓人按回去了，這戶人家卻把我們放在了這十幾天，進進出出幾十回，就是不把我們按回去。

我說那也沒辦法，忠平叔一家早出晚歸，哪有時間按奶樽。

它們說要麼你把我们按了，算是幫個忙。

我說你這不是慫恿我偷東西？當然不可以。

它們說身體是我們的，他們不按，我們就不可以找人按了嗎。

我想想也對，就把它們提了走。

程媽媽接過奶樽，隨手在錢箱裡抓了一元給我，然後意味深長地對我笑說：「我就知你醒目。」

我說是奶樽要我帶它們來，我不要錢。

程媽媽張開只有一隻銀牙的嘴巴笑道，哦？奶樽叫你帶它們來哦，呵呵，你果然不簡單。不要錢嗎？那該獎你這個好市民什麼？哦——我明白了，你要的是這個。

我不太明白程媽的意思，不過我相信她也不太明白我的，然而世界的運作，大概並不在於我們互相了解了什麼，而是在於我們知道在適當的時候，該給對方什麼反應。

程媽媽從商店天花吊著的一排嘩嘩糖中間扯下了四顆給我，第二天我就帶著這些糖去找林鋼，然而日光下的林鋼卻消失了。

我到小賣部仔細轉了個圈，不見林鋼的蹤影；我又去禮堂轉了個圈，也沒有；我問了問剛捱完十板，左手腫得像豬蹄的義興，他說林鋼不在美勞室；我到廁所看了看，其中一格門關了，我就喊了兩聲林鋼，裡面沒反應。我疑心林鋼在生我的氣，特意不應我，就蹲下來往裡面瞄，裡面的嘉豐飛快地用雙手遮住了中間，說：「啲！你變態！」

我說我好奇想看看嘛，嘉豐卻說，都是男的，有什麼好好奇；我說我不是說那種

好奇啦，剛才我叫了兩聲你又不答應，我就好奇你會不會是林鋼。嘉豐說我不是林鋼怎麼應你。我說也對，站起身來正要走，嘉豐卻在裡面喊「等陣」。我問他幹嘛，他說你幫我去找包紙巾來。我說你急成那樣嗎？紙巾都沒帶就跑廁所，好勇敢。嘉豐在裡面羞憤地說，剛才給你一嚇，紙巾都掉到地上弄濕了。於是我就去林鋼的教室借紙巾，順便看看林鋼在不在。

他們的班長說林鋼一星期前已退了學，你不知道嗎？我說不可能，前兩天我還見他站在操場的牆角。班長說你不會眼花吧，他住的那區上幾個星期火燭，林鋼的家給燒了個清光，林鋼還穿著便服回來上了兩天學，後來他家給安置了新房子，就退學轉校了。

我的心頓時沉了下去，人是回到教室裡坐著，可魂魄卻飄到公園的鞦韆上。

後來我聽別人說，嘉豐那天一直都沒回教室，老師們以為他給別的老師叫了去罰，所以也沒在意，一直到放學，校工柱叔才在廁所裡發現嘉豐。因為一直保持住同一個姿勢，嘉豐的腿都麻了，開不了門，最後是由柱叔爬進廁格把他救出來的。這事迅速在學校裡傳開了，從那以後，嘉豐每天上學，臉色都是蒼白的，最後他父母只有接受駐校社工何姑娘的建議，替嘉豐轉了校。

不見了林鋼的那天，鞦韆上的我一直坐在公園坐到半夜才提起鞋子離開。我沿著龍翔道從彩虹邨一直走到觀塘，再拐上康寧道的斜坡向安置區走。一邊走一邊吹著口裡的嗶嗶糖，但卻沒有人聽見我，也沒有人看見我。

我在安置區見到了一根電線杆孤零零地站著，把夜空劃成了一小塊一小塊。這樣的電線杆在路上已經很罕見了，上次見到這種電線杆，是在林鋼住的下元嶺，那根電線杆跟這根一樣，杆身開了膛，是區內的一些人為了偷電而特意弄開的。

我把一粒嗶嗶糖投進了電線杆中空的洞，一滴雨水滴在鐵皮屋的屋頂，我把另一粒嗶嗶糖投了進去，又一滴雨水滴在鐵皮屋的房頂。我把第三粒嗶嗶糖投了進去，我就站在了林鋼的木屋裡。

那是一個春季的傍晚，屋裡沒人，窗外下著沙沙細雨。

我拉了拉燈泡的繩子，事物的形體和氣味一瞬間都湧向了我。

一台貼了六神合體和百獸王貼紙的雪櫃；一台插著室內天線的電視；一樽放在洗手盆旁的「勞工牌」洗潔精；一包放在灶底的「白貓牌」洗粉；一包灑了幾顆米粒在地上的「金象牌」香米；幾副寫著「百年好合」的碗碟；一條印著「祝君早安」的毛巾；

一罐罐身有點鏽斑的「克寧牌」奶粉；一雙用釘子補過的拖鞋；一件印著一個小孩和一隻鴨子在雨天玩耍的黃色雨衣；一包藍白格子包裝的「嘉頓」麵包；一罐「壽星公」煉奶；一份《天天日報》；一個竹子綠，按下按鈕後會亮起橘燈的「樂聲牌」飯煲；還有一個沾了許多油漬的火水爐；一幀貼在牆上丟了一角的財神像；一張日曆，還有一本《通勝》等等等等。

許多事物，都和我家的一樣，也和許多人的家一樣。

那麼，是什麼東西將林鋼區分到陽光底下？而又是什麼原因，我非得把自己靠到眾人的陰影，而懼怕在日光底下溶化？

我推開門走出小屋，外面一切都消失了。

街道、房屋、公園，還有街喉¹¹都變成砂砂礫礫，再回頭，林鋼的小屋也沒了，只剩下遠遠的一面紅色巴士站牌。

我走了過去，公路上一輛車也沒有。

我看到車站的棚頂有兩瓣葉，就爬了上去。

棚上有一件曬得發白的學生體育服，一隻布鞋和一根末端發了兩片嫩芽的竹籤。

我把竹籤拿在手上，它就變成了一隻竹蜻蜓。

我把竹蜻蜓夾在掌心一搓，它就輕輕地飄起，然後不偏不倚插落在遠處的礫土。

這時候來了一輛巴士，車上默默坐著幾個人影，也不知要開到哪裡。

我從上層的車窗爬了進車，巴士緩緩開出。

回頭看遠處的礫土，那裡竟平空立起了一株樹，正默默地領受陽光的和煦。

時間，很安靜。

我就在車上迷糊地睡了。

11 街喉：設在馬路邊的公共水龍頭。由於寮屋區部分房屋不設自來水，所以就依賴公共水龍頭。